

藏传佛教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李冀诚 著
汤一介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藏传佛教

李冀诚 著
汤一介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藏传佛教

李冀诚 著 汤一介 审定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字图像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插页 2 张 105,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10,000 册

ISBN 7-5011-1361-0/G·469

定价：7.80 元（软精）

2.85 元（平）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概述	1
第一章 佛教传入前西藏的本教	3
第二章 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 (佛教的传人)	7
第三章 赤松德赞时期的佛教 (佛教的建树)	11
第四章 从牟尼赞普至朗达玛时期的佛教 (佛教的发展和中衰)	19
第五章 佛教在西藏的复兴	27
一、卫藏地方势力迎请多康佛教	27
二、佛教从阿里传入卫藏	29
三、其他的佛教复兴活动	32
第六章 藏传佛教诸教派的产生和发展	33
一、宁玛派 (rnying ma pa)	34
二、噶当派 (bkav gdams pa)	37

三、萨迦派 (sa skya pa)	39
四、噶举派 (bkav brgyud pa)	41
五、其他较小教派.....	44
第七章 格鲁派 (黄教) 的兴起及发展	47
一、黄教形成的历史背景.....	47
二、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和 黄教的创立及其发展.....	48
三、达赖、班禅活佛系统的建立.....	54
四、黄教寺庙集团的得势和掌权.....	62
五、黄教教义简述.....	68
六、黄教的寺院和僧侣组织.....	78
第八章 西藏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	87
一、三个发展阶段.....	87
二、寺院建筑的风格及特点.....	90
三、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	92
第九章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95
第十章 藏传佛教密宗	101
一、印度佛教密宗的形成和兴衰	101
二、密宗传入西藏及藏密源流	107
三、藏密典籍及义理	119
四、藏密的修习组织、制度和次第	127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133
附录二 西藏佛教大事记	135
后记	李生泉 147

概 述

藏传佛教是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所信佛教的通称。它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它传播的地域，遍及藏、青、甘、川、滇、内蒙古等省（区）。在国外，藏传佛教早已流传到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蒙古以及苏联的一些地方，近三十年来，又在西方社会得到传播和发展。在对它的称谓上，学术界存在有不同的意见。有的称作“喇嘛教”，有的称作“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但藏族不称“喇嘛教”或“藏传佛教”，而称“桑结却鲁”（sangs rgyas chos lugs）、“却”（chos）或“登巴”（bstan pa），意为佛教、佛法。

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概括地说它属大乘中观宗，其特点之一，是崇尚密宗，视密宗为佛教“精髓”。

藏传佛教喇嘛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时全国有藏传佛教寺庙五千余座，以宗教职业为生的喇嘛人数约四十余万人，平均占信奉西藏佛教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个别地区达百分之三十，占藏族男子的百分之五十。^①著名寺院有

^① 参见丁汉儒等：《喇嘛教源流及其社会作用》第一页。

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通称黄教六大寺。此外，还有号称第二敦煌的西藏萨迦寺、桑耶寺、粗卜寺、托林寺等古老寺院。

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发祥地，拉萨是藏传佛教的中心和朝佛的圣地，高大宏伟的庙宇建筑、绚丽多彩的佛教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虔诚信徒，他们不惜倾家荡产，迢迢千里，前往朝佛，并视此为一生最大的幸福。

藏传佛教对其所传播地区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都产生着深刻影响。了解藏传佛教，有助于加深对宗教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从中可以获取不少知识。

现对藏传佛教包括历史、教派、教义、寺庙组织、学经制度等概要介绍如下。

第一章 佛教传入前西藏的本教

本教 (bon) 又称“本波教”，俗称“黑教”，是植根于西藏原始公社时期的一种巫教。传说其始祖名辛饶米沃且。辛饶米沃且又称辛若普 (gshen rab)，意为“最高的辛”，可能是受人尊敬的一位著名巫师。

本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它崇拜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自然物。这种宗教在学术上泛称为灵气萨满教 (animist shamanism)，本教可以说是灵气萨满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①

原始本教大致有如下特点：

第一，西藏当时的居民，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之下，从而产生了对神的信仰。原始本教把宇宙分为三部分：即天、地、地下。天上的神名为“赞” (btsan)；地上的神称为“年” (gnyan)；地下的神称为“龙” (klu)。^②藏族至今仍把“龙”称作“地龙神” (sa bdag klu)，并认为它在地下守护着宝藏。天神在原始本教中占重要地位。据古代藏文资料中的神话讲，第一位雅隆部落的首领聂赤赞普就是作为“天神之子”来到人

① 参见霍夫曼：《西藏的宗教》(汉译本)第一章，第三页。

② 同上书：第五页。

间的，并附会说有个天梯，他顺天梯而降到人间。聂赤赞普和他的六个后代共七个首领，即天赤七王在完成了人间的事业后都顺着天梯回到天上。但到第八位首领直贡赞普时，因和他的大臣罗昂斗法被杀死，天梯也被割断，从此赞普再也上不了天。直贡赞普是第一个把尸体留在人间的雅隆部落首领，此后藏族才有了埋葬的仪式。天神、天神之子对世界的控制，是本教世界观的核心。^①

灶神(thab lha)在本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本教认为灶神很易被冲犯。只要把头发、羊毛等脏物掉进火里，或者溢锅弄脏了灶台，那就要受到灾难的惩罚。为了免除灶神发怒而带来的灾难，必须请本教巫师来进行祈福禳灾。弄脏的灶土要掘出来，巫师在昏迷状态下抓一把灶土加以检查，假如在灶土中找到一些活的小虫，就认为仪式是很成功的。小虫被认为是妖物，必须加以消灭。假如没有找到什么活物，就认为妖怪已经逃掉，巫师也就无能为力了。冲犯灶神的人家只好硬着头皮等待不幸的来临。^②

另外还有两种神，一是男神(pho lha)，一是战神(dgra lha)，这是两种附在人体内的保护神。男神可能是祖先的灵魂，藏语称“村”(mtshun)，说明祖先是男子为中心的。战神是帮助打败敌人的神。如果男神或战神从一个人身上离去，那么这个人便要受被恶魔侵扰，以致生病生灾，甚至死去。这时必须请本教巫师替他祈福禳灾，把男神和战神招回来。^③

第二，原始本教的另一特点是用动物作祭祀时的牺牲。这

① 参见霍夫曼：《西藏的宗教》(汉译本)第七~八页。

② 同上书：第八页。

③ 同上书：第九页。

种祭祀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国家典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吐蕃的盟誓仪式上要宰杀羊、狗、猴，三年一大祭中要杀马、牛、驴，甚至人，来祭天地之神。用牺牲作祭祀的特点一直到后期还保留着。如公元十一世纪时，米拉日巴在《道歌》中记载，当时为一生病的本教巫师治病，要杀一百头牛来祭鬼神。^①直到解放前，西藏一些信奉本教的地区，也还用杀鸡来祈祷平安。

第三，本教十分注重葬仪。本教葬仪很复杂，他们用石片作棺材，尸体要用蓝色的绸子包起来，放在雍仲(g·yung drung 卍)形的位置上，还有许多复杂的手续。从古代赞普的埋葬仪式中，可以看到本教在这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起码知道吐蕃赞普有陵墓而不是后期的天葬和火葬。从敦煌出土的文献里看到有一位赞普死后停放了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葬入陵墓。古代赞普陵墓很大，系尖顶土筑坟。松赞干布的墓在地下有很大的墓室，随葬品有珍宝等，葬后一年还曾举行过盛大的吊唁仪式。^②

第四，本教的宗教建筑比较简单，没有宏大的寺院，原始本教仅有个简单的神坛。直到后期本教才有了寺院，有些还是侵占了佛教寺院使之变成本教寺院的。

第五，本教巫师和法器的特点。原始本教巫师有许多名称，如天本波、地本波、神本波、大本波等。本教巫师和祭祀直接联系在一起。《西藏王统记》中记载，本教巫师“准”(sgrun)和“德吾”(ldevu)是和葬仪、占卜有关的巫师。但最

① 参见米拉日巴：《道歌》第三四篇。

② 参见霍夫曼：《西藏的宗教》(汉译本)第一〇~一一页。

重的巫师是“辛”(gshen)。传说中的本教创始人叫“辛饶”，意思是最高尚的“辛”。很显然，巫师在社会上是有威望、有地位的。据《土观宗派源流》说，从聂赤赞普起一直有二十六代赞普都“以本教治其国”。《西藏王臣记》说，吐蕃有“敦那敦”(mdun na vdon)的职位，常在赞普左右，系专司占卜、天象、神意的人。《白史》以为敦那敦就是古代藏王身边的孤本(sku bon)职位。可见古代赞普左右有本教徒据高位，参与部分政治决策，协助赞普威慑属民。^①

本教巫师作法的法器“鼓”十分重要，这点很值得注意。因为萨满教的巫师一律用鼓作法器，因此我们把本教作为萨满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这点可作参证。本教以鼓为法器的影响后来被西藏佛教继承下来，西藏佛教的人皮鼓是很重要的法器。但汉地佛教并不用小鼓和人皮鼓。有关本教的资料中，常提到“骑鼓飞行”，这是把本教法器神化、夸大的一种反映。^②

① 参见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第一九页。

② 同上。